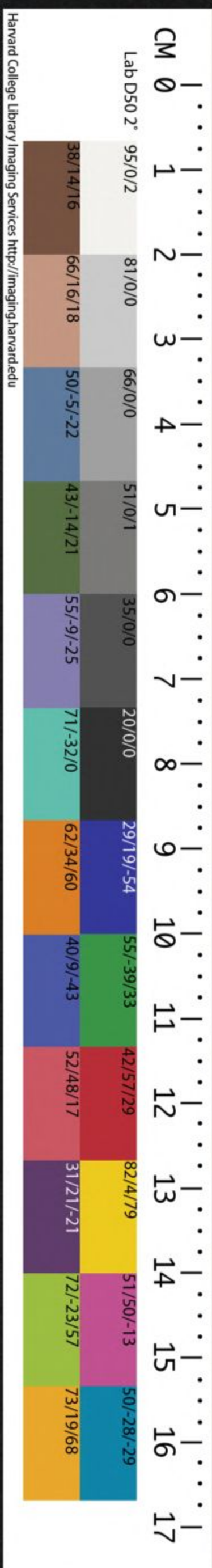


12720/7914B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0



自山外治地祀之

東莞陳一建... 信李岳元...

乙未年十一月

... 河南各縣多有...

... 在山谷中...

... 在山谷中...

... 在山谷中...

... 在山谷中...

... 在山谷中...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

東莞陳

建

輯著

樵李岳元聲

訂合

門人沈國元

校正

乙未

成化十一年

春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鏗言及  
今戶部尚書楊鼎俱河南各縣多有銀礦可開煎以備邊  
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脉細微所得  
不多徒費民力詔命封閉○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彭時卒謚文憲

按時辦事閣中不南向坐扶闕號泣爭 慈懿葬禮抗  
疏正宮闈廣儲嗣又論固安公主及笄宜嫁沮太監劉  
承誠不當封伯景泰三年見朝政有感即引退  
出處之際明決如此蓋一代人望云卒年六十



皇明通志 卷二十一  
廖道南曰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貞朴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於乎今之君子何獨不然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試官

取王鏊等三百人廷試賜謝遷劉戩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吏部侍郎劉翊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按翊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講官稱為第一受知于上簡入內閣持廉秉公無所阿私抑邪嫉惡恒過于嚴以是小人多怨忌凡所建明入告于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上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黃翊然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躁云

四月欽天監天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為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五月以水災免直隸鎮江府秋糧鎮江衛屯田子粒福建漳州府龍溪南靖漳浦長泰四縣秋糧漳州衛屯田子粒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兵

等官因襲作弊乞嚴加追究上命窮理之○手勅禮部朕皇子年已六年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

閣擬四字以進不稱旨 上親定睿名佑權書于玉牒遂

令文武大臣見皇子于文華門

悼恭太子薨內宮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王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於永壽宮中外臣寮喜俱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僉文武堂上官名以英國公為首奏進御批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眾意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係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喻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此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于是禮部面奉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樞楷縈縈四字以進皆不川復諭再擬乃定睿名曰○○

六月 皇妃紀氏薨商輅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謚贈為

恭莊僖淑妃歿歛悉如禮

時紀妃有疾 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益不無疑云

七月朶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時兩途監生各執一議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制納粟實一時權宜况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勅國子監于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 上從之

十一月立 皇長子為皇太子

丙申 成化十二年

正月王恕為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從都御史原傑議命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栢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

按成化初元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頃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垂今于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

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右都御史李賢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蒞其事傑受命馳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設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畫已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彜而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稅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于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于閭閻之下撫按之策莫良于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

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撫治三省  
八府州縣進傑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上卒  
漢南諸郡縣之民間之莫不流  
淚皆為立祠焉傑山西陽城人

湖廣通志會熙曰惟荆襄迤西多長山大谷土壤腴沃  
物產富穰寒者易以為衣饑者易以為食此天地自然  
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趨之往歲流民潛聚去而復來  
固其所也為政者奈何違天地之利而拂民之性乎原  
公置立州縣安集流移亦惟因其利而利之順其性而  
導之耳昔周公必殷頑民遷于洛邑戒長民者不忌于  
凶德君陳繼治之未嘗忿嫉于頑比年以來山扁屯聚  
新附土著之民莫不相生相養安于無事之天非獨流  
民與州縣之利實國家萬世之利也按流民之患自古  
有之而制置之術莫不善于西晉莫不善于我朝我  
朝流民為患久矣而處之莫不善于往時莫善于原子  
英此舉西晉流民失處遂致李特據有巴蜀首亂天下  
我朝劉千斤李胡子之亂流通百萬其不為西晉者  
毫髮所恃我國家福祚無疆遂無此事耳昔江統徒戎  
論不庸于時識者至今為恨我朝周文安流民說獲  
用于君相如嚮斯應又得原子英以推行之遂臻保釐

安集之效子孫黎民永孚于休鴻焉之什周宣王不得  
專美矣究一時 明良聽言推賢籌國安民之美深可  
為世法  
故著之

### 兵部尚書白圭卒謚恭敏

按圭真定南宮人凝重簡默喜怒不形公退即閉門坐  
臥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睡  
酣不事事之謗一中貴請託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  
脅之圭密召四司官令戒飭羣吏而已竟不從請托嘗  
典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此尤過人者

改刑部尚書項忠為兵部尚書召鎮守大同右都御史董

方為刑部尚書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  
衛四儒學○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

口六十里

七月京師黑眚見時方郭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多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一日早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詣遼東整飭邊備請設浮橋從之

奏畧曰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路

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之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水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板以為浮橋西岸豎大木為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從之

命建玉皇祠于宮中商輅力言其非禮乃止○妖人李子龍伏誅

按子龍本山西僧人候得權年三十餘踪跡詭異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監嘗旅遊陝西狎遇一道士妄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迤里入京寅綠潛住太監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引雜宦豎入內或登萬歲山殿中憇息御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臣侍不得志者皆拜禮為佛有非分之冀刺事旗校知之竄三人於其中亦以投禮為名漸聞約束以八月某日往真定府舉事即白于太監黃賜賜奏



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  
劣冠等器合及子龍皆伏誅

八月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等奏比者兵部以朵顏  
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蓋朵顏北虜  
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  
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  
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謫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  
兩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  
谷黃崖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  
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  
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行令

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巡撫  
都御史閻本嘗奏凡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者聽令  
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壯俟邊情有  
急斟酌選用從之

十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英奏廣西徭獍屢服屢叛  
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  
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順去逆效順者復其徭賦三  
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  
首李公王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  
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

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參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獐獍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獐獍陸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楊朔等縣獐獍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勅獎之○刑部右侍郎林鶚卒

按鶚太平人歷事兩朝簡言語淡于自奉好古秉禮志切躬行事毋極其孝敬惟待下過嚴于交游不苟諧世稱篤行君子云

十一月鑄哈密衛印以舊印爲土魯所劫也

十二月周洪謨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耿裕爲祭酒特勛戚年幼者奉旨受業裕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它日中使至偶持去上見之嘉歎○副都御史余子俊巡撫陝西

丁酉 成化十三年

正月增孔子籩豆樂舞之數遣兵部尚書兼學士商輅告文廟翰林學士王獻告闕里○置西廠命司設監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

放知外事惟在勒  
視相親君子則  
聖憲日通好自  
息而乃委之閱  
且佑以教子  
非根之武夫致使

要訂定書紀  
虎噬所過受其  
秦焉概門送  
寃冤東武

政小事方言俚諺悉採以聞○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

日本入貢

按南宮疏畧曰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炳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為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于皇明祖訓可考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久而弛至嘉靖二年倭夷宗設入貢沿餘姚江縱橫殺掠抵紹興府逼令獻城閩帥墮馬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以城門之鎖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宗設所領倭奴不過百十餘人而寧紹等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攻掠至于旬日之久縱之揚帆而去畢竟無與為敵尚謂國有人乎甚可慮也楊文懿公守陳亦謂倭夷變詐凶虐時以刀扇小物襲瀆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斯言確矣

二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憮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附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仍命皇親文武大臣議擬各罪上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汪直捕中書舍人董璵兵部主事楊士偉下西廠獄籍沒

福建都指揮楊畢家

按先是畢以毆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衛官勘提畢逃匿京師其姊夫中書董璵家璵托錦衣百戶韋瑛營解適瑛正欲從汪直刺事而無由即潛報于直謂畢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貲鉅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焚之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官校掩捕畢等鞠之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賄物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里璵

太監預此事典  
柄鎮閩塞  
祖宗令甲種  
壞書畫而此又令  
其掌刑獄中復  
之福寧有種也

皇明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九

備嘗刑具如所謂琵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上琵琶備身  
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者三妄供寄  
在其叔士偉所直即令數校徑往兵部梓縛以來拷掠  
如畢仍令數校黎明突入士偉居宅縛其妻妾婢僕至  
厥訊責仍令押回追搜囊篋傾罄綁答敲椽晝夜苦楚  
追責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數日畢竟死厥獄復遣  
瑛馳至閩籍沒畢家貲財人口赴京往還所過鳴張虎  
噬有司畏其威賄贖豔狼籍畢父泰亦坐死于獄焉

### 三月罷西廠命太監汪直回理司攝監事

時直橫恣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內外恐恐商輅疏直十  
罪謂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委聽斷  
于汪直一人而汪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常瑛王瑛同  
惡相濟擅作威福官校捉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  
搜檢家財不見無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使大小  
臣工各不安于其位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塗庶  
民不安于業太平之世豈宜有此腹心之患臣實懼焉  
劉珣亦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緝訪謀  
造妖言不姦大惡之事一時權宜因而不革今增設西  
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于國家安危關係非

吏部乃百官之  
表帥都御史乃  
科道之儀武  
使向心人右之其  
何以為天下初

小伏乞革罷以安人心 上覽疏恚曰用一內臣焉得  
繫國家安危命懷恩傳旨詰責輅等復陳其故會兵部  
尚書項忠偕九卿亦疏直及常瑛過惡 上怒即革去  
西廠瑛謫戍宣府後瑛復坐誣緝妖言事發斬于都市  
人莫不  
快之

時項忠具奏汪直草令武選郎中趙璧持赴尹旻請署名

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為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以

吏部為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即遣人

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旻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

王越遇劉珣劉吉于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

專權納賄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又是非多故

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為亦論列乎珣

曰不然吾等言事為朝廷非為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邪越無以應○出司禮監太監黃賜陳祖生于南京

按汪直初坐厥士大夫無與往還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滋久相得一日項忠遇直于途既過始覺追謝直不為禮越素垂涎代忠復毀短之直以是銜忠掇拾其過不意忠覺先疏攻之直泣訴上前言此非外臣意乃黃賜陳祖生二人所嫉使也且中以他危事不容二人見辭謂出南京

### 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

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黃罷直遂奉命仍舊坐廠縉亦驟進用歷陞都御史其後有御史王億亦言直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後世法傳聞四方無不唾罵之億由此陞湖廣副使

下兵部尚書項忠獄除名為民汪直既復坐廠首發忠過

欲置之死忠廷辨忼慨詞頗剛直直不能屈竟坐落職除名

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致仕戶部尚書薛遠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俱被劾罷

時項忠既去汪直權勢愈熾錦衣千戶吳綬營求進直書懇綬頗知書直任之歷陞指揮掌鎮撫司事言聽計從而一時諸大臣皆因王越附直深自結納乘勢族科道詆排異已許各自陳而董方等皆因此去位

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齎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鞫無實釋之竟不以聞○汪直

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汪直遣韋瑛執送西廠獄○浙

時事至此尚  
相廷手吾不知  
行蓋天子手何

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構其事于汪直者執繫西  
廠獄○癸御史黃本爲民本往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韋  
瑛承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  
遂以罪坐之○汪直令韋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  
錦衣獄○命兩廣清出軍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衛  
停勾從清軍御史高山議也○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  
子俊爲兵部尚書先是民山番作亂子俊督兵破之克其  
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 上喜賜勅獎勵召拜尚書加大  
子少保○召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爲刑部尚書○禮部尚  
書張文質以憂去擢禮部侍郎周洪謨爲禮部尚書洪謨

嘗手製璿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製工巧識者服其精所  
著有四書疑辯錄洪謨四川長寧人初鄉試以減塲中解  
元減塲者頭塲止經書義五篇國初舊制也○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爲  
汪直所間也○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  
史增正一品祿仍掌院事

時越特爲汪直所厚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越  
爲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  
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旻先跪諸人皆  
跪直大悅旻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  
建曰此節出于諸書所記非一我 朝宦官勢談至此  
極矣一時士風瀾倒至此極矣極矣其初特起于一念  
患失之心勝耳愚哉筆至此令人有餘悲焉所謂昏夜  
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于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嗚呼

君子寧爲玉碎無爲瓦全寧爲項襄毅之除名爲馬端  
肅之論成無爲王威寧尹同仁之含羞恐耻持祿固位  
夫以宮保之重豈宰之尊而甘奴顏婢膝爲闕豎而不  
較則亦何所不至而餘人尚何望焉嗚呼項馬二公今  
日謫矣去矣他日冰山見現王尹次第斥逐獨不謫乎  
去乎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百世之羞不可復贖孰若  
項馬二公之正氣直節磊磊堂堂傳刻名臣而馨風千  
載乎嗚呼富貴猶浮雲蓋棺乃定論一時得喪之草草  
何如汗玷榮辱之無窮  
士君子處世慎之念之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陳

鉞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按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倉廩鎮靜有威自小黑山  
之捷虜寇遠遁不敢犯邊東方無事時總太監橫徵諸  
屬衛誼乃令所屬衛凡有移文未經本院議處者皆令  
覆請違者以軍法從事虐焰頓息邊人德之自誼歸鉞  
代爲巡撫遠邀功外夷媚奉中  
貴邊方多事氣象非復昔時矣

九月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賢等劾奏鎮守太監錢能  
及都指揮方明周佐布政司參議金醞按察司僉事翁遂  
等罪都察院請下希賢等逮治明能等俟再勘至日處分  
詔可

先是能左右時至礦場有所求取會有言守礦千戶三  
人私礦銀者能不奏請輒遣人械繫之三人者懼共以  
官課千兩饋能能意不滿召明遂同臨問以巨挺杖之  
死者一人明使其屬以病歿報乃委遂階醞竟其獄復  
以賊誣死者既而佐礦場以餘課賜死者同事人於是  
歿者家人訟其事于朝命錦衣衛官往會刑部審刑官  
暨巡按御史鞫得其實通効能等事下  
都察院都御史王越畏能勢獨緩其事

十一月太監汪直言洪武永樂間八臣無敢乘轎者正統  
時文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延至于

劉珣翁作  
卷何即堂  
且三氣怒送  
且登耶

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本藁吳綬所撰也是時王越尹旻及戴縉吳綬皆為直心腹而學士劉珣為越所誘亦與直通數人者凡有謀議直逕達于上輒見施行人皆畏懼雖司禮監亦謹避之○山西太原府民桑冲伏誅

按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婦女有不從者用魘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汪直詣南京逮守備太監覃得朋至京師下獄充淨軍時直發得朋嘗乘馬快船夾販私鹽毆傷巡檢事自往南京

械繫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得朋至京下獄卒充淨軍

按震澤長語云先是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侵人面或齧人手足未幾立西廠命汪直使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謬辱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倏忽不測人以爲黑青之應也

戊戌 成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為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趾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矯時弊球文以質以彥所對簡約遂真首選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與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 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東宮出講

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

按賈誼保傳篇曰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所與出入居處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愚謂教諭太子慎簡外朝講讀之官不如簡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浹其為言易入苟得正人焉其視外廷蓋不啻事半功倍是故孝宗惟一覃吉遂基命仁賢而弘治之治至于今仰之 武宗在東宮所與宴遊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八黨卒蕩然無所檢制為流連荒亡之主雖外廷講讀劉忠吳寬輩之多賢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造次多虛文而內廷朝夕侍從乃實益嗚呼此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與

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

按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二母病其明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頓愈登進士

雅然內收之  
賢者有得教  
人其以吉之不  
可有二何

爲御史有聲歷陞今職持正敢爲以二親老懇乞終養  
起征閩盜旣平勅留巡撫福建明復上章乞骸骨納符  
勅徑歸後  
數年卒

### 南京翰林院修撰致仕羅倫卒

按倫慷慨樂善遇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  
行道爲急於富貴利達滄如也楊文貞作相時以百官  
祿薄得受皂隸折薪錢自是遂以爲例獨倫不受旣辭  
疾歸結茅居于金牛山取給於隴畝不受醜遺客晨至  
留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傍舍于之比舉火日  
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  
年四十八學者稱一峯  
先生正德中是謚文毅

章楓山語錄曰羅一峯氣魄太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  
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愚  
謂一峯分明有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  
意其視一生喫着不盡之語不啻悅之

### 免浙江府縣收買花木○安南國王黎灝奏占城頭目波

籠阿麻先與臣國通好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漂風  
之衆遂率以侵掠爲臣國邊兵所敗今陪臣黎弘毓回自  
天朝恭奉勅諭責臣占奪占城地方夫占城提封全非沃  
壤家稀蓄積墊絕桑麻山無金寶海乏魚鹽止有象牙犀  
角烏木沉香而臣國所產寔多不足爲貴臣何所利而占  
奪其地也今朝廷又諭臣復其上宇不得殞其宗祀誠恐  
天使急遽之際緝訪難詳而占城避亂之人與臣國爲仇  
言不足信伏望特遣朝使申畫郊圻興滅繼絕使占城上  
下輯寧臣國邊陲休息謹遣陪臣阮達濟以聞 上下其  
章于所司

福福不足誅  
所可恨者注  
直枉勢太重  
見其似者而  
亦畏年

六月江西人楊福嘗為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既而逃還  
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  
者偽為校尉先是蕪湖乘傳給廩歷直隸兩浙有司及市  
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為受理及  
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旨者即杖  
之竟為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

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

按瑄豐城人為御史勁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  
英皇怒下獄減死謫戍二兇敗復職  
上踐祚改按察使  
振憲度奉公益勤年五十四  
卒于官人咸惜未究其用云

八月鎮守雲南太監錢能為指揮姜和李祥乞恩免罪從

之

按先是能在雲南數使其下往孟密等處索取金寶等  
物為巡撫都御史王恕所奏命官勘實  
上既宥其罪  
止罪其下九人而和祥猶怙勢潛匿不肯就逮有旨令  
巡按御史就彼追問至是能復為二人求宥稱其不避  
艱險有勞邊方且以恕  
等誣陷為詞竟從其奏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

按繼宗知嘉興府有閩卒鑽竅飛甍首夫人受之繼宗  
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鼓集寮吏告  
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  
出而吐之使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童子而  
已後仕至都御史繼宗廉明嚴恕庭無留獄巡按至坐  
不過三日或過境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太  
監不悅曰何無尊卑曰某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無  
土地責正行何害明且即往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  
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  
之不以累公太監愧服而去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錕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  
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子皆  
斬之籍其家

按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  
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為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  
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  
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  
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庶得其實刑部尚書  
林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  
達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  
盡徵錕追降為庶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復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先是建州女直復  
叛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由  
是夷益懼為亂其酋刺達等屢寇邊兵連禍結遂命文升

巡邊○令武職降調充軍者本身在不准襲尋令武職有  
犯罪典刑者不許襲武職絕嗣傍枝不許襲

巳亥 成化十五年

春以去歲湖廣荆襄德安府衛所屬水災免其夏秋糧○  
太監劉佃鎮守江西先是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  
隨復革去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鎮守天順末取回因地  
方有事一向停差至是始復設

建曰按先是各處鎮守太監革設多與江西同自後司  
禮監權盛遂循襲為成規天下十三藩省無處無鎮守  
之設馴至正德中官之盛極矣今嘉靖 聖天子龍  
興慨然一切革罷不復設斯世斯民何幸與何幸與  
陞右僉都御史戴縉為右都御史屠瀟為右僉都御史王

濬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是王越言御史王濬屠瀟  
侶鍾楊守隨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吏部擬缺以聞內  
批陞二人因及於縉○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  
是皇太子出閣六卿皆加保傅祺時理易州山厰不與竟  
夤緣得之祺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  
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貴州總兵官吳經  
等以平西堡蠻賊報賊 上命馳勅獎勵之陞報捷人各

一級

是役也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參政姚昶家屬吳經奏  
欲大舉興兵滅之 上命都御史陳嚴相度事勢爲進  
止而嚴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  
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夏致仕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卒

六月逮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獄謫戍四  
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更改會  
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服遠迎除道飭館供帳鮮  
備厚賄叅隨見直叩頭趨媚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  
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升直還奏文升妄起邊釁  
謂建州女直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  
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  
于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爲異乃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  
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寔鉄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建曰按為林聰傳者謂聰再起更為温厚謙抑與物無  
 忤議者疑其迹涉浮沉愚謂林莊敏晚年憚汪直之橫  
 而不能白文升之冤宜有以來浮沉之請矣温謙無忤  
 固是美德然豈所宜施于權闖瑣綴錄云汪直用事朝  
 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也所至都御史皆鎧甲戎裝  
 迎迓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俟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  
 帽一撒趨走唯諾叩頭半跪一時奴隸揖拜之禮一切  
 不行時語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批腿似燒葱世道  
 至此可  
 難可難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俸侍講學士江朝宗下獄謫戍調  
 官陳鉞素卿俸至是喉汪直陷之遂并及朝宗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致仕程信卒謚襄毅

按信河間人負才智以當世道自任正統末上疏劾  
 從者失律追罪首禍薦徵薛瑄輩救人時命信攝撫都  
 城脩出經畧皆切實用景泰中陳中興固本十事及督  
 廣寧破松藩夷寇天順中巡撫遼東著有勞績成化

初平山都掌叛夷叅贊幾務獻納謀  
 獻宣威勘暴實兼文武之崇勲云

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  
 等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  
 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  
 致宜加罷黜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  
 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荅以南直隸大熟謂以歸諸  
 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壻牙疼  
 却灸丈母脚跟眾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  
 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叅費  
 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旨慰留既而當

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于汪直復喉科道重劾王復  
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直從中主之傳旨並賜歸  
冬汪直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譖黜馬文升  
復說汪直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酋  
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  
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  
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  
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  
言于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  
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迺直于廣寧

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  
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  
積錢糧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滿魯都可汗殺亂加  
思蘭○命徙延綏定邊營于中山坡

按余子俊巡撫陝西時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  
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便而巡按御  
史李敏亦言此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  
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  
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  
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  
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  
間奔東勝不守亦其明驗况今實未嘗棄乎詔可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謚莊敏

按恭寬平坦夷中無介帶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臨事剛  
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部慎惜人才獎拔後進庶靖

自居人  
知嚴憚

監察御史王億陞湖廣副使以頌汪直得陞時論耻之

庚子 成化十六年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

按夷以復仇為辭擁眾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  
殺虜男婦皆支解以殉或雜春火蒸以洩其忿擒獲牛  
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時  
巡撫陳鉞以前功賞在卽乃隱匿虜情不報恐沮其賞  
于是遣地驛然屯堡  
屏跡弗克耕耨矣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擢陳  
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彞陞太僕  
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有差○**兵科給**

小人之效福一至  
於此可恨

尚有科臣氣  
節

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  
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  
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僚屬  
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  
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  
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  
一或失實所損寔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  
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  
面加詰責人皆為博危之○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  
視事吉上疏辭復托外戚萬善言于 上固留之侍講陳



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六月遼東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有罪詔各  
罰俸一年時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奏謙鉞等失機隱匿  
等罪科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于陞賞故將虜情  
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  
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旨詔從輕罰俸時鉞  
已遷戶部矣○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  
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起一山廣高五丈餘

按雙槐歲抄謂其占女主為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變  
但今異幸小耳時昭德萬貴妃專寵每侍宸遊戎服男  
飾以從上益  
愛之此其應也

七月下御史強珍獄謫戍遼東珍疏劾陳鉞等被旨罰俸  
鉞怨掌院事王越縱珍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至五十  
里所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所王越亦來迂  
遂不容見明日即遣一心腹指揮往同王宗彞審勘宗彞  
等阿直意誣珍遂械珍赴京師執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  
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勘無敢與辯乃謫戍  
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  
議征安南既而罷之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  
奏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  
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不見一旦

皇明通志卷二十一  
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 上旨索永樂中

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

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按程篁墩紀陸職方事稱其沮征安南之事尤偉夫汪直是時東構怨于女直其挑釁于韃靼二方已兵連禍結殃民辱國矣安南之役使直復得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 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與

有胆畧者

一舉一動目

共平人不回

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

不遠問別法

竟不見公道

至以漸成意

夫然稍幸其

速而得見則

高乎之力亦

不少矣

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既禽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匹敝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擬於至尊地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畧不為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

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上釋之

冬封王越為威寧伯時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

寧海瞭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俘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

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仍兼左都御

史汪直及越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甚眾汪銓陞都督汪

喜陞錦衣指揮○兵部尚書余子俊丁憂去位改陳鉞為

兵部尚書○進國子監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按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子為文以奇怪相高熾不可遏濬考南京各府士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為跪異之行以微名濬因考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趨其中正其掌太學踰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時人以為過之也

是時有嘉興舉子桑悅恃才放達而江南諸士文辭恣誕傲睨一世其會試文字有句云是我去而夫子獨存又曰腹中有長劍日日幾回磨以此為丘文莊所黜悅遂終身不第丘文莊之黜桑悅無異歐陽修之黜劉幾也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春所請造辦

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疇

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

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代之事無創作營造

之大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

今則内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

日益眾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

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  
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  
版行濫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克升矣初士風淳質今  
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  
惜加意搏節猶恐無以爲繼况又更啓它端而益以雜用  
用其何以善後哉

按成化間去國初時尚未遠風俗猶未至如今日侈靡  
之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遇今日又當如何爲言  
世變江河  
可勝慨嘆

遣戶部員外郎官瀟等勘覈東宮庄田時景州獻縣阜城  
民田萬頃界接東宮庄管庄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

家民甚寃之訴于朝乃遣庶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  
遣人要瀟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瀟曰以萬人之命  
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遍召耆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  
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瀟曰  
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從所擬○以  
旱災免直隸順德所屬九縣秋糧

辛丑 成化十七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爲  
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黃華黃珣張天瑞等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

奏乞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駟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迎之○威寧伯王越率師出寧夏擒達賊十人斬首百餘級加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之蠹實無能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之計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餼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

可入君臣

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勵眾職焉

按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廉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靜二夷世相仇信曉以威福尋亦解不為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靡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屬役尚敢反耶因請為信典肩輿以示敬信為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糲餐間居輒玩經史出入省闕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為子孫奏官信絕不為只令讀書自力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我朝將臣廉正前如山公雲茲如王公信殆所謂絕無而僅有者也

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蒯祥卒

皇明資治通紀 卷二十一  
按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裕陵皆祥主之自工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今官復累加祿至從一品贈及祖父母廕其二子一為錦衣千戶一為國子監生卒年八十四本工祿壽至此亦奇矣

免山西大原等三府澤路等五州并大原左等十二衛去年夏稅秋糧以水旱霜雹等災故也○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廣蓄儲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從之

夏南京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頓長猛虎近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淒雨有類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京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祭酒王禎皆有干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中周統等亦以為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寺卿李路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山西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為嚮道侵犯邊境設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

皇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於張元吳昊其為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把  
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煙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  
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命太  
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  
率兵三千赴宣府 度擊賊

秋汾川王貢錄奏求書籍 上以勸善書為善陰騭孝順

事實與之○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正已言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二月初一日巳丑子正月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西正月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

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差所司其看詳之聞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正罪詔下錦衣衛執治之

冬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各

路軍馬防禦虜寇○余子俊為戶部尚書○申巖遼東馬

市侵剋之禁○備安南○是年有宿州民妻王氏膺右側

裂生一男子

壬寅 成化十八年

皇明通志卷二十一  
春命太監汪直總鎮大同宣府等處初直與王越受命征  
遼北既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召回游擊將軍京營等官  
而獨直與越共事蓋上已知其向者交構欺罔之狀漸  
疎之也初直與越選軍相處久交最密直時忘懷洩禁中  
語越識之間以語其所厚者皆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與陳  
鉞謀欲窘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有盜夜  
越皇城入西內竊衣米者時索之急東廠校尉緝獲之太  
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賚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  
引用之人爾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而銘懼欲  
訪其事適越所厚者已反目潛以其語語銘銘達于內因

發其交構事直遂見疎而越亦被斥云○虜酋亦思馬因  
擁衆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戶  
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  
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子俊太子太保○巡撫山西  
兼督三關兵備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于灰溝時北虜  
寇邊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多陞左  
副都御史時山西連歲旱飢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  
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

按北虜自余子俊城榆林後不大入寇邊者數年至是  
因威寧海子之怨遂連歲大舉深入邊氓橫遭荼毒野  
有暴骨矣邀功啓釁江  
王之罪于是乎不可道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參贊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托爲同事者所忌尋復改是命恕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妬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毋進貢疏上不報洪武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府郡富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仍歸下戶恕乃爲之損益

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珍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爲害反大也市舶內臣章春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市舶司爲造辦進貢之需韶上言減其半太監梁芳弟錦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懼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流涕如去父母焉

按是時都憲何喬新與彭方伯書曰閣下轉調廣州叩之士大夫往往譏閣下爲好名僕切以爲不然君子爲其所當爲初非爲名也但舉世不爲而已獨爲之衆人遂以爲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先哲

皇明通志卷之二十一  
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使世之爲士者皆知好名有安肯叩稽匍匐于宦寺之前以求美官乎田承君責鄒志完有云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知此也僕亦願閣下勿避好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爲者爾舉世不我知安知百世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按此書句句字字正言確論深得朋友責善輔仁之道抑何公所以勵人如此其所自勵從可知庶幾壁立千仞氣象矣

逮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下獄竄敬斬臣于市

按臣初爲姦盜被捶傷脛號王癩子凡物經其目卽能竊去手或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負緣近倖見上得爲錦衣千戶命中宮王敬偕臣採藥于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暴橫索傾物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鑄銀爲元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有書畫玩器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拘蘇岸諸生日錄妖書不休實欲得賂諸生坐完輩不勝忿一日何諸遂欲擊之敬及臣走匿以免適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我激變乞誅之詔差官校械二人至下錦衣獄敬充爭軍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謂恕有回天之功

罷西廠時直在大同科道交章劾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閣臣萬安亦以革去便邀劉珝同上疏珝不從安乃獨署名以奏 上從之中外欣然○右軍都督馬儀奏兵書陳鉞巡撫遼東時奸貪欺罔倚法弄權克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報與汪直誣陷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澍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上免其勘問令鉞致仕儀閑任澍調永平衛帶俸差操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按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南吳與弼講學往從之遊居半載歸遂絕意舉子業築

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爲務既久若有  
得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千古聖賢垂訓  
之書益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自  
靠書籍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  
是舍彼之煩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  
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  
其在茲乎又謂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方有商  
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爲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  
化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  
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  
一時名士如修撰羅倫檢討莊景輩皆樂與之遊既而  
獻章歸四方從學者踵至至是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  
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  
養時太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于上特旨授翰林檢  
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

上疏謝恩即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時陳白沙聲名傾動海內然其學專主靜明心而以經  
書爲糟粕與程朱異尚以故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致  
訾議者亦不少進士姜麟見白沙曰吾閱人多矣如先  
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

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白沙議  
論悚服即解官歸執弟子禮且疏薦白沙宜任內閣叅  
大政既歸肖白沙小像懸于家有大事必啓焉至一時  
名士如陳公茂烈鄒公智季公承箕輩皆北面焉其能  
鼓動一世如此誠豪傑之才矣議之者則若章楓山懋  
若何淑丘喬新若周華渠瑛胡敬齋君仁若張古城吉  
若羅整庵欽順若陳益菴騏皆有珊瑚言訾其爲禪愚于  
學部通辨亦已辨之至審齋瑣綴錄則詆訾已甚誣實  
相半未可盡信尚  
論君子其詳焉

### 刑部尚書林聰卒謚莊敏

按聰寧德人昂諫垣正色謹言劾王振單增石璟等奸  
罪勸迎鑒諫易儲大節尤著賑飢靖盜多惠政及縮院  
章掌刑曹風裁屹然但其鞠馬文  
升稍徇汪直所以來浮沉之議云

### 賜顏氏廟戶 ○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銃

等物徵車兩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

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至煩費 上是之○司

設監太監杜福友傳旨着國子監生湯榮軍舍孫智前往

常州府取要截江網古書一部盧岐僧院刻絲作羅漢十

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蹟書畫尋來進用○庚戌金星晝

見于申○遣少監孫端賚勅戒諭晉王皆巡撫等官奏慶

成王府奇澗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奸占樂婦王即拘慶成

并奇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啓不奏

之過數奇澗以前項罪惡降奇澗為庶人

冬太監汪直有罪褫職其黨威寧伯王越革爵編管安陸

州錦衣指揮吳綬謫戍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

並除名為民餘貶謫有差

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蒙顯榮忤之者即遭

禍譴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善恢諧每于上前作

院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

洋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駕至醜亦如故又曰汪太

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大

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

時王鉞陳鉞媚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踰而

行或問故否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

鉞陳鉞也 上微哂馬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

權謂先與王鉞吳綬戴縉等結為心腹大肆羅織中外  
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  
直而不知畏 陛下績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  
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  
夷人遂即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人  
獨有王鉞不得預此乃為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  
鼠竊狗偷之謀為要寵陞官之計暗地撥兵連夜出境  
到于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  
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啟釁致使北狄積憤

汪直之奸天下莫不知之百恨莫不欲言之而幸不能言之也此項忠則籍籍傳耳身臨珍十載馬文并編成種一令人起髮上指翻中凌非何理誠勤誠然自守莫能何首伸眉物漏列回天悟至則平孤氣之悟吳者一優中之何丑是上

信大臣不以其  
信優標之時事  
至此可為三嘆

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  
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霄旻之憂而  
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  
刑籍沒家產以為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  
上納其言即命三法司會多官參擬覆  
奏遂直其黨竄斥皆盡中外莫不快之  
按汪直輩之斥逐萌于阿丑之恢諧識者謂其有東方  
朔譎諫之風信矣更錄一二可為鑑者時保國公朱永  
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  
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徐曰汝  
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由是憲廟密遣太  
監尚銘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銘得止成化末年刑政  
多頗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  
問其姓名曰姓公名論王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  
問其姓名曰姓公道王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  
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奎王者首肯曰胡奎如今儘  
去得上微哂而已按三代時朦瞽誦詩百工獻藝秦  
符堅時宦者趙整作歌悟王阿丑頗合此意亦諫道一  
也助

又按廣西通志汪直大藤峽獍種也成化中內臣賢稱  
懷恩惡有汪直考懷恩則宣德中直臣山東戴倫族父  
太僕卿希文子也古昔用人多論世類汪懷二璫之善  
惡豈非亦係世類也乎今日選任內臣似畧宜論此  
癸卯 成化十九年

春 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  
講 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講官宜  
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按起立拱聽此 皇儲尊崇御訓隆禮師傅謙恭仁孝  
之盛節萬安等乃務為諛而欲講官跪請坐聽知尊君  
而不知所 以尊矣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  
將畿內震驚勅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

為戰守備喬新獲虜謀知小王子營右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兵周璽都督僉事克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逼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直虜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如是眾爭奮死戰銳弩齊發呼震天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鉄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為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震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陞職○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叅政

按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久賢聲甚著時虜數寇大  
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  
之時兵部有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  
書冀一往見大夏夏異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  
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  
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欲我做時某事  
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華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  
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為不  
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遷布政  
使累官至大司馬嘗焉所以至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  
也

建曰實有志士識趣自別但恐人負官今世幾人到念  
此又按章楓山語錄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  
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章楓山此見  
與劉東山畧同夫世俗恒情每重內輕外至于府縣之  
職尤不屑為二公乃欲為知府知縣而不可得  
識見卓越古今矣宜其表表咸為一時名臣與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

自明倫彙編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按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讀書至老不休賦性孤介遇事敢諫前後奏疏不下萬言俱扶世道濟時艱之急務至于請復汪后以正母儀復沂王以定國本忠節凜然爲世所傳誦云

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使滿刺加卒于羊嶼

四月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修治并賜祭從之○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右參政時陝西飢時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怒謫之陝西人哭送

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爲名夤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牧省繼曉皆芳之所薦引尤尊顯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爲芳發也故芳等譖而謫之○起前兵部右侍郎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旣敗文升寃始雪 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爲巡撫文升與遼東凡三往皆對劾績東人尤思之

六月調汪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

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  
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僨事 上降  
勅切責調直南京

按直初出使有司追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  
素者預饌且以待僕從者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  
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因計公館孤燈熒然適素至  
曲陽迎謁上司直喜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  
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  
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八月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爲奉御除威寧伯王越名  
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吳  
綬職俱爲民工部侍郎張頤致仕 上已出越直守邊漸  
示疎斥尋復謫直居南京遷太監李榮趣其行至是科道

乃劾其八罪一孤負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功次濫陞官  
職三侵盜錢糧涸竭府庫四排斥善良引用奸邪五擅作  
威福驚疑人心六蓄納無籍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  
朝政八輕挑強虜擅開邊釁詔降黜直等仍追奪越告券  
云

九月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等奏太監汪直偏信兵部尚  
書陳鉞錦衣指揮吳綬之言誣都御史牟俸謫死且累翰  
林學士江朝宗遠謫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王崇之  
強珍俱奏鉞遼東冒功致忤直意謫戍調官給事中趙良  
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頰張銳陳遵毅副史王齊



皆以忤直官校選係文致其罪或除名或遠謫今直等罪  
露前事已明乞復各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分裕等  
煩擾各停俸半年

十月太監李榮傳陞僧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一月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乳  
婦爲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止于本府所隸  
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東垣王見湏有家奴吳  
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臥起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  
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奏至 上謂見湏狎近頑童謀  
害正妃有乖大義不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

律斬之○吏科王珣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今恩典內  
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夤緣而進伏乞一槩革罷  
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  
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一矢  
而冒任武官伏望明正其罪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  
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十二月旱無雪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

按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  
上知之頗厭芳所爲至是無雪百禱不應科道復文章  
論芳乃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  
無勅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卽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  
下六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  
已稱快厥明大雪人謂納諫黜邪格天之應

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居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齊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

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椿繩營圖其五擡椿繩營圖其具說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

建日疏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只此十字便見兵車之利昭然灼然

又按子俊爲此車費用不貲而遲重窒碍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云

甲辰 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大同總兵官都督許寧巡撫右僉都御史郭鏗鎮守內官蔡新下獄會鞠降官有差以去年大同失機故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為考試官取儲罐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鉞王勅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改巡撫南直隸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仍叅贊機務○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少保

按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橫歛鋒鏑及走散岩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蓋因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覲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方勞來下令撫輒徭徠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在吾不許輒進兵諸洞岷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之黨遣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之具蠲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萬餘如矢河荔浦潯融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上手物褒獎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為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損益大不

云倅

建曰有國者之于夷狄固不可無撫綏之仁亦不可無膺懲之義二者皆不可廢惟其時而不悖其施焉耳先是蠻賊流劫廣東西無完郡故韓公雍不得不奮揚威武勦蕩懲創之非黷武也宜也不則縱寇毒吾民矣可乎天威既震百蠻既懾雪霜之后必有陽春故朱公英不得反前政鎮靜撫綏之非姑息也亦宜也安輯徭獠即所以安吾民也二公所行皆適其時而各有攸當不可以此廢彼不可以彼議此後之為政者察焉

###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

按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少學舉子業稍厭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弼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往從之遊於是盡去舊學一以求道為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鶉衣簞食處之泰然或為之慮則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與學者講學謂第一怕識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于

矜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提學僉事李齡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 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一

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

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粹然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千胡敬齋

所為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諸書錄之外所見止此耳庶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

論實由涵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所識此哉

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畿內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皆旱遣禮部侍郎兼學士徐

溥等代祀嶽鎮河瀆諸神

秋陝西山西河南久旱大饑命刑部侍郎何喬新等往賑

之許便宜行事○東廠太監尚銘有罪褫職以太監陳準

代之

按銘提督官校刺事怙寵弄權羅織縉紳中外畏之黷

債甚于汪直時天下諸司朝覲羣趨其門惟湖廣按察使張悅不往至是卒以貪敗宥不誅以準代之準廣東

順德人為入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

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巡屢日整衣寇閉門自經

建大鎮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

歷張黻獄竝謫遠州

按僧繼曉者始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賣緣

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法王賜美姝十餘金

寶不可勝紀乃言于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剏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于是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動搖日月繼

餽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

背我陳準此中待云僅見者

意而之夫第一

在象建碑寺

及屢任宦假

至今獲之可

為流涕

青安驚奇  
豈覺世之風

饒饉入民流離餓死填路賑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  
曉乃欺罔 聖德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  
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  
不斬繼曉異日之禍不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  
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  
為名盜 祖宗百年餘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  
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以及閭井之  
徒亦皆痛心饒民之灰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  
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不  
言以為 陛下仁聖之累耶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  
衛獄張敞上疏論救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姚  
州判官敞降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出一  
語由是二人直聲震天下俊  
福建莆田人敞江西吉水人

以山西陝西等處飢荒令天下生負納粟入監又令被災  
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  
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

十石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  
繳部從大學士萬安等之言也

按是時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建大鎮國永昌寺而令生  
員納粟考滿官員納米以備賑濟二者胥失之矣萬安  
輩謀國如此而臺諫亦無一人言其非者時勢可知獨  
一部屬林公子然為朝陽鳴鳳然非王三原及懷瑞之  
力救幾乎不  
免可勝嘆哉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尚  
書余子俊帥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蔣琬等至大同出  
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岳  
而還上言虜益遠邊輸益困請班師討之

何喬新與大學士劉翊書曰竊聞之戰不可數戰數則  
民疲北虜正統以來憑陵中國久矣邊將懷姦不肯橫

身以禦敵每虜寇小入輒張大以聞朝廷據出京軍以  
征之成功則同受陞賞償事則有所推托此邊將之姦  
謀也數年來京軍凡幾出而幾戰乎京軍出則虜退京  
軍歸則虜來是虜得亟肆以疲之之術也不知朝廷置  
邊閫果何爲乎使京軍疲于奔命而宿衛單弱供餽煩  
苛得無可慮乎閣下位兼師相身任天下之重凡天下  
之事弛張在閣下  
之一言望賜裁度

令天下覈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是因旱 上令廷臣議  
求所以禦災之術廷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歛  
之于豐稔之秋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  
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弗事事蔑下罔上苟具文  
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  
實庶臻成效從之

冬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  
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  
拿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國家天下慮  
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  
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  
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  
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人誤國陛下何  
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繼曉  
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毋終仍出供  
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故僞陳被恩以

來每有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凡加太臣保傳皆賜勅授之旻獨出傳奉又與杜昌同受命前此未有也○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

按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大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忠典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上曰韋瑛曩罪當死朕已從輕調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

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餽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

南京水路無碍請量摘淮安瓜州兌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乙丑 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

觀心人遠賢  
臣一至于此  
可為太息

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末言方士釋老  
宜加斥絕進士教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  
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攷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  
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  
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

按李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坐贓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  
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黃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  
太常寺丞守隨尋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  
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  
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牒  
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

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戒內臣  
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闡宦

干政妖僧蠱惑愛庇壬儉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  
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宮闈  
秘密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絀其級  
否則遠遷也于是吏部皆不敢擬陞焉○加南京兵部尚  
書王恕太子太保○復俊蔽原職南京用

守溪長語記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太監  
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祖宗  
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柰何  
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  
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視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  
臣不能復事 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  
鎮撫司曰若等誚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  
乃徑歸卧于家稱疾不起 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於  
道俊獄將解時星變點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請于  
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斂袖疏來謁恩怒曰星之示變



人心固自不  
可以懷恩者  
至心忠直固  
不得以常  
視之矣

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  
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敏嘗嘗尋死章  
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  
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上曰汝  
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  
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  
兵部恩諷曰第執奏吾為汝從中贊之矣子俊謝不敢  
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上疏切  
直恩每歎曰天下  
忠義斯人而已

吏科都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侍干  
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  
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  
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竒巧如梁方韋  
與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

俊張瑩田景暘張瑄尹直李溢輩或老懦無為或清論不  
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  
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  
變可弭上批答曰梁方韋與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  
修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革為民○浙江道御史汪  
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方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  
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飢民不猶愈于繼  
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方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  
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藝方術之  
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者不可勝數

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姪也有何勲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此類難以悉數祿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以去冗濫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賫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以星變赦天下

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震丙戌四鼓復震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宣震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召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還復爲兵部尚書尋復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

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翊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翊力爭之無少避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構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嚇之求退翊即疏乞致仕歸養

按翊實鄙薄萬安安聞積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翊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御筆也啟視之謂劉翊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翊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卽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翊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瑄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

攻之侍日羽性至孝毋沒廬于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于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論文和至嘉靖初言官聞于上賜額曰旌賢

十月以詹事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詞林記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泊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爲心腹以故肆讒投間亟亟若狂如尚書李秉王恕侍郎馬文升秦紘邢讓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輩相繼斥逐革之力居多國史累千百言皆極其醜詆云王守溪長語成化中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翊狂躁劉吉陰刻皆爲天下所輕時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諍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吏部尹旻與劉翊皆山東人爲一黨萬安彭華爲一黨互相傾詆久之安以計排翊去之旻亦繼罷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空建按當時內閣三人惟劉翊爲猶賢蓋翊多談

論不知者或曰爲狂躁國史正爲翊辨此誣云然翊自論汪直後數年實鮮聞諍救至是始以仇孜省去豈陽城之有待而然與呂端之所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翊或其儔與

十一月尚寶司丞許瀚道遇太監鄭才護不之避爲其從人持杖擊之碎瀚所懸牙牌奏聞才護并從人及瀚俱下錦衣獄才護送司禮監發落瀚亦杖三十釋之

十二月調鎮守延綏太監韋敬于寧夏鎮守寧夏太監簡顯于延綏

按敬之在延綏也很復自用與總兵官丘嵩都御史李雯屢爭小忿敬會客坐雯於西坐嵩于下而自據上坐其下有邊剛黃讓者招權納賄所在侵牟商賈不敢至其境雯嘗令人之市買布不得因言于敬曰商人不至皆由太監和買而然敬忿然曰和買者豈獨我一人以此積不相能兵部尚書余子俊以其事聞上以邊臣

皇明通志卷二十一  
五十二  
不知賜勅切責乃調敬于寧夏而以  
顯代之邊剛黃讓謫戍廣西南丹衛

是年侶鍾為刑部右侍郎○都督同知王信總兵提督漕

運鎮守淮安○定西侯蔣琬卒○僉都御史高明卒

按明貴溪人為御史閱歷外內能振風紀斥不職劾權倖定寇盜風裁凜凜受知于英廟每稱之曰能至于以河徙無常不欲定賦稅之額民大便焉活無辜之衆釋脅從之民陰德尤匪細云  
鄭曉曰高明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甲午 成化二十二年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寅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

臣朝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 上怒下純獄謫思南通判

○罷巡撫大同左都御史余子俊子俊在大同修飭邊牆

依倣榆林所已行者為之工程已有次第有忌者論其糜

財病民命工部侍郎杜謚偕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落子

俊太子太保令致仕

薛應旂曰嘗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兵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牆終難就緒向使其構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成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司交章非無自也

召南京右侍郎尹直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參預機務

按直江西泰和人李孜省薦之也舊制無自南京入內閣者有之自直始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

按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初為御史督學南京累官今職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賑給務為惠養計市舶中官常春倚進貢為姦利役戶苦于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刺國使臣春利其貨不問選發其偽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入貢將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刺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諸番之笑春怒選每事沮抑乃中以他事中官咸疾選及誣據選黨比高瑀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春不敢反異復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聚不從行等阿泰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死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建選士

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乃上言陳選素崇正學夙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常泰通番敗露知縣高瑀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柰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以致常泰橫行胸臆穢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泰願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為選罷黜泰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泰知臣志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其死額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泰語文致其詞是毀其妻為夏姬詬夷齊為盜跖也本年嶺南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文牒報灾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泰以快其忿夫選砥節奉公橫羅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泰鎮守選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自奉甚儉操履誠懇其居此官必欲

盡此職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其視去就爲甚輕一在于生靈國家餘不恤也宦路所至無不感動嚮應者名重海內士大夫無問識與不識論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司風紀者或非其人必曰此非陳某不可與銓衡者或非其人必曰此無踰陳某者及卒人莫不悼惜之別號克庵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儀部王尚書廷相著浚川慎言或問陳克庵曰節行振世羅一峯曰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充之也仁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乎由彛正充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乎建曰陳克庵父負韜亦爲御史克庵既貴顯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東聞喪還行裝蕭然惟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愚謂羅一峯爲狀元而客至干粟傍舍不以爲愧與陳克庵爲方伯而騎驢出都門皆同一高風今日爲方伯爲狀元者何處尋討此等氣象

###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獄除名爲民罷吏部尚書尹旻

按龍旻之子也旻由吏部左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二十有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欲去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劉翊同鄉相厚翊位與安並欲害旻爲翊所沮不得行翊因爭易儲事爲安所譖罷安遂引尹直入閣直尤與旻有怨初禮部侍郎缺直時爲侍讀學士欲補之旻他有薦舉上不允內批以直爲之旻既而直居憂起復補南京禮部久之經營再入旻不可故怨益深至是安與直協謀托李孜省譖旻于上而復喉科道劾之言旻縱其子龍招權納賂私其鄉人下龍獄命三法司錦衣衛廷諭之龍遂爲民旻落太子太保令致仕

連及旻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云

菽園雜記記尹公旻行事不滿人意處頗詳謂推陞部屬必先入中官之門者又私其鄉人迹尤著又矩洲文集蕭墳傳墳舉于鄉卒業太學尹旻遣子龍迎就邸講學焉龍尋第進士擢編修驕嫖不道墳計其必敗旻欲選墳美職墳辭歸按此則旻父子果有可議去之不爲過但惜乎安直輩立黨相排去之以私不以公耳大率

當時二黨類

唐之牛李

調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孜  
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右江西  
人故協謀擠罷而以裕代之復起永新劉泰爲右都御史  
擢新建謝一夔爲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爲吏部侍郎高安  
黃景爲禮部侍郎輿議喧然不平惟羨旴江何喬新之介  
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宦佃戶窩聚占愴不  
發乃奏欲併坐其主一夔與尹直銜之調珪廣西按察使  
或問之一夔曰珪之謬也非吾省李孜省密奏里閭其爲  
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爲也

十月加大學士萬安少師劉吉少傅進彭華禮部尚書尹

直兵部尚書並加少保華時已得風疾尋辭歸家居數年  
卒謚文惠

按成化末內閣四人無一差強人意不如司禮監猶有  
一懷恩言行卓卓可稱述也至起懷恩外廷無人之歎  
爲公卿者不亦愧乎世恒憂司禮監不可倚任  
今致司禮監反唾外廷無人世道何可勝歎

擢浙江參政馬寅爲山東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常疏論  
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  
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飢饉無聊宜在賑卹臨清  
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禍不少宜選大臣有實望者鎮  
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建議是之爲出白金四萬  
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

按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身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席曰此名言也

十二月復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仍復太子太保○武靖伯趙輔卒○是年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謚文毅

按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人心洶洶輅力主群議請郕王卽真大位抑南遷之說及聞奎盧忠妄言南內事并黃琬易儲事多阻之已而曹石用權輅數裁抑被構論削職成化初復官首疏新政入事及陳弭盜七事力爭 慈懿喪禮請復景皇位號婉詞引立東宮疏止玉皇齋醮疏汪直十罪以罷西廠此其立朝之大致也若錢溥爲禿侍婦議之不與交黎淳以易儲事上章專攻之輅相待無異平昔尤其量

之休休者歟輅方果好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鈞陽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真李文達不及也其子良臣翰林待詔  
丁未 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從之舊例考察其沙汰之日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至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爲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爲定制

按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故爲此以爲媚衆之術然人亦無譽之者



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按臣鳳翔麟遊人慷慨有氣節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閻不知也慎其賈禍乃會大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却矣命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官閻聞而大慙臣名遂播天下復授雲南碭如知縣卒

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恨守

隨不置譖之于上會守隨以朝覲至京既辭朝行矣忽

中官傳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無能對乃令具履歷揭

帖明日又聞吏部服闋添注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

遷南寧知府○萬貴妃卒葬天壽山

按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為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專寵

皇后吳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晷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汪

直梁方常輿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居

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

追廢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

為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喻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進

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

按宣妻王氏妬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杖

仍致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  
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八月庚辰 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

官朝 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

切要者誨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巳丑 上崩遺詔

諭文武羣臣

鄭曉曰 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政蒞人  
不剛不柔有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遠邪不取  
而御之有法值虜寇數侵邊帷遣將薄伐不勝勤兵以  
竭我財力虜亦離散內外寧輯荆襄嶺海時有寇竊推  
轂之際戒勿妄殺或不用命賞罰兼行崇尚理學褒封  
儒賢江淮大祲截漕賑贍星文示變側身省過臣僚進  
諫即賜採納時有于忤薄示遣謫旋蒙率復若乃尊禮  
孝莊追尊 景帝保護汪后褒恤于謙其於愛憎恩怨

此四事大有  
可况其日

上外庭之力

絕無介帶粹然於天理人彝者也以故雖  
屢有慧孛之災而國家康靖有由然矣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即位○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

壽太皇太后 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

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

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

曉發原籍爲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

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

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住居○罷吏部尚

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以附李孜省

也

與政忌條

九

此統唯此  
不易孝者  
之不亦也  
行亦不款  
速改前廷  
致影皇  
青玉失身

十月丙子五鼓有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  
如龍 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  
疏言星變見于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  
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  
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  
奸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  
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巡  
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  
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  
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

美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進正心之功未之講也  
疏上不報

按智四川合川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羣經  
子史一過目卽不忘居龍泉庵貧無繼畧之給則掃樹  
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數千  
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  
日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  
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計借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  
家居智往見之且日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  
在位羣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  
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  
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按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壁同年進士  
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弘壁延款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卽  
奪筆作詩永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  
衡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

聖明在位  
為德行拜究  
耶

湯彛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謂彛為先鋒文祥為大將餘皆有名目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繼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請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咸寧

葬 茂陵○詔集議祧廟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群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禧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子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 太祖既

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 憲廟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祭行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郎倪岳議以為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皇月資台通已  
卷二十一  
五八三

上從之乃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  
物于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 仁祖以下皆  
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召  
王恕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監懷恩以直  
道出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  
力言于 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鄉  
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  
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 上  
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

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 上曰朕用蹇  
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刑部侍  
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

按喬新久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 薦往南  
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請內閣言新 君即位  
如何令喬新陞去 南京萬安默然

擢少詹事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都御史彭  
韶為禮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為 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  
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并于奉先殿  
之儀先是詔廷臣議 太后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

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蓋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孝穆神主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從之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仇當時朕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官關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惧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違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共與大獄株

連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 皇妣本姓李入官時誤報李爲紀又有以爲實丁姓者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 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萬安罷

按安時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攷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畧曰安臣進 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 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卽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攜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

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如此尋卒猶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修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皆

為妾媵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按此並出詞林記及守溪長語所記菽園雜記謂近世一進士徽州人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為翰林庶

吉士萬陰痿吉士自譽善醫其藥為洗之因得為御史

時人目為洗鳥御史建按此御史視趙師異之効犬吠

以媚婦佞胃者卑汚尤甚無耻尤甚嗚呼內閣何地而

安久據之翰林臺諫何職而以此等卑汚無耻之徒溷

之辱國甚矣宜乎為懷璫所深惡痛斥而亟逐之也

與昔人謂毋汚青史為子孫累士大夫當重念斯言

擢吏部侍郎徐溥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溥常州宜興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

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濬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

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

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輯

附以已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 上覽之甚

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

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發福建書坊刊行

十二月北虜入寇涼州蘭州等處○尹直罷科道交章劾

其阿附李孜省嗜利無耻也直至正德中方卒謚文和○

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薦之

也

記者稱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電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電即止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諸淫祠

三百六十區○加祀先師籩豆舞佾時有言者請尊孔子為廣運帝盡去舊號祭祀加籩豆為十二佾舞為八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制禮部議上止加籩豆舞佾焉餘仍舊楊守陳請尊孔子常號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為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為君號王為臣號冠履之分懸絕矣而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况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極矣故先儒羅從彥謂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吳沉作孔子封王辨曰王君之號也夫子人君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為有臣夫子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

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為隆于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于王與不王乎按吳楊二公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為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為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宗主不加謚師將何以稱瓊山丘氏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皇上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滅去塑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歟偉歟

是年南安知府張弼卒○工部尚書王一夔卒○兵部尚

書王竣卒 正德中謚莊毅

按竣江夏人正統四年進士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為給事中值土木之變廷擊振黨馬順氣節凜然及其守城巡邊皆有成勞設策賑荒民多再造督漕則奸貪畏憚巡撫則兵民慕戴心純政平委曲調劑蓋一代之偉夫也



皇明... 卷二  
黃孔昭爲南京工部右侍郎

皇明

